

卷之四

浮溪文集序言

陳氏定宇曰浮溪文集翰林學士婺源汪藻彥章撰四六
偶儷之文起於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
狐楚李商隱之流是爲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楊劉諸名公
猶未變唐體至歐蘇始以博學富文爲大篇長句叙事達
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荆公尤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
所未有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錯
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

孫氏仲益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自漢迄唐千有
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閎麗精深桀然視天下而自

立不朽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爲古
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
信矣夫道散文弊作者衆矣詞句儂淺益不逮前其間心
兢力取馳驟上下欲一蹴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
之不固徇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於斯文左太冲積
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身而一能之
善一語之工亦遂列於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浮溪之文
所謂閎麗精深桀然視天下後世者也公生平無所好至
讀古聖賢之書屬而爲詞章如餽土炭嗜昌歎而爲一病
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家網羅舊聞推原天人道里

之旨古今興懷理亂得失之迹而意有適者必寓之於此
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於中而發於
詠歌者必寓之於此崎嶇兵亂潛深伏奧悲歌慷慨酣醉
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於此技與道俱習與
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千石之鍾萬石之
簣叩之輒應愈叩而愈無窮何其盛也 右錄原序

浮溪文集題辭

書之誓誥命古王言也下逮春秋諸國辭令之善猶足以
折強振弱漢初制誥溫乎三代之遺風武宣不如高文景
時矣况東都以後乎自唐以來代言之臣至宋二三文儒

浮溪遺集
序畢
殆蔑以加未能齊先漢也而駿駿近之間有才氣之高溢
出法度之外不無傷於渾厚然視全句對偶用事砌甃以
誇精緻者相去遼絕也南渡訖於季年惟翰林學士顯謨
汪公最優多難之秋德音所被聞者悽憤何其感人之深
哉蓋其製作有體不但言語之工而已今觀手藁六帙雖
一時不經之辭非大詔令也而一斑之窺一瓣之嘗亦粗
得髣髴云臨川吳澄肅讀畢敬識

序畢

浮溪遺集目錄

卷第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南路諸州軍撫諭勅書

大行隆祐皇后謚議

卷第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

大母往洪州制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教郎制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克大金通問制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名赴行在制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劉韜贈特進制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卷第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遙拜道君皇帝表

賀赤烏白鵲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謝除兼侍講表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謝授新安郡侯表

謝泉州到任表

皇太后還闕賀表

謝謫永州居住表

賀皇太子正位表

卷第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奏論諸將無功狀
乞修日曆奏狀

卷第五

條奏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卷第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清風堂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文正公祠堂記

卷第七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永州玩鷗亭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鎮江府月觀記

紫虛觀記

卷第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跋東原集序

卷第九

碑

信州二堂碑

祭文

祭河文

傳

郭永傳

書

見謝給事書

銘

熊叔雅研銘

董天任研銘

卷第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卷第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卷第十二

墓志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

墓志銘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志銘

朝請大夫直秘閣吳君墓志銘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志銘

卷第十三

墓志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志銘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銘

安人王氏墓志銘

卷第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卷第十五

詩

桃源行

過吳明叟新居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次高郵軍

阻風雨辟渡寄王仲成

避地函亭野步

庚午歲屏居零陵以門揜候中秋爲韻

次韻向君受感秋

晚發吳城山

過臨平

書寧川驛壁

宿鄆侯鎮

過靖安鎮

龜山上方

醉別季高侍郎

漫興

北窻

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古鏡行

蔡天任韻

過五嶺

詞

點絳脣

小重山

附錄

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端明殿學士汪公墓

志銘

宋史文苑傳 辨疑

附羅鄂州遺文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司業胡仲傳

附新安府志

祀永州祠堂文 增補

述事二

浮溪遺集目錄 終

浮溪遺集卷之一

宋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五百戶贈端明殿學士汪藻 著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

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
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
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
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
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
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
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
其深明於吾意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詔 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續丕圖卽
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
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仗衛之
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饑疲蒙犯於風霜經
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
虞放治古之時巡卽奧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
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
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
警戒誓專克已以焦勞欲睦鄰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
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祲殆將

無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力虐日滋
而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
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候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况昨
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
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
既真僞有難憑之患則遐邇銜無告之冤已敕輔臣相與
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
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衆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
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怨科須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
獄蕃滋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

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於
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強虜腥膻
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烟三壤雖存鞠爲茂草每興言而
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亡歸皆朕非涼之所致
幸昊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顧乖離蕩析之餘宜還定
拊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媯歸安閭里
庠錢鑄而觀銍艾雖未能卽及於周詩賣刀劍而買犢牛
庶或可漸成於漢俗亟臻寧謐用副焦勞故茲撫諭想宜

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

臣伏奉敕命禮部據太常寺申今來隆祐皇太后崩合差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祐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嘉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於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彤之輝巍巍乎與帝德竝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

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絲用集我大母基迹元祐嬪於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弘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一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大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兇闕朝宥自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大母投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稜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媯皇

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勳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爲本沉潛剛克而與神爲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欵宗廟極四海之養卽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郊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朞歲之喪而興哀之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

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旣安卽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之功邪寢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室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大母盛德元功夔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於宗廟爲足以對

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
昭慈獻烈皇后謹議

浮溪遺集卷之一 終

浮溪遺集卷之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大
母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與區宜處東朝之嚴
衛乃令近效恭扈遐征既專留鑰之權仍總行臺之政具
官某剛明而沉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為至治之基議論得
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艱所賴姚
崇之知變茲屬阽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
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

日承於温清分周公之陝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簫韶庶幾還風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當縻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修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饑渴之憂茲復綴於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教郎制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繫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暮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黽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為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強虜既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

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遄其往母愴家庭之禍當思王室之艱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克大金通問使制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於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胄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

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漢室備胡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殺鼂之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才孰若棄瑕而責老成之效具官某稟資沉鷲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常畀中權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隱於亡命肆朕纂圖之始求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爲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宜頒異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岳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尚採東隅之失勉圖而績仰副朕知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於大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繇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吳开莫儔散官安置制

朕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夫於衆人之上非以周旋於閒暇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捐軀殉國之無人則排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班當君親蒙蔽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名字茲非小變何以生為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闊畧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鑄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為時顯宦方氛稜結蕭牆之內至腥膻謀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睦孟五行之說豈所宜

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禍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醜膚之憑陵舉中原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欵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耗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爲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言薦至重比難私姑黜置於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須知免吾悔

可追

劉韜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我仰成之耆哲挺然不屈於兵威旣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領藩條懋活民之政外臨邊瑣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虜將令毀節於僞廷龔勝飾中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原之襚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賢者事君豈爲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
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旣遭奇禍宜峻恩章具官
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衢嬰
無援之孤城抗方虓之醜虜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
哀哉卞壺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沉寃念逝者
之何辜爲潸然而出涕茲陞華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
爾精忠光吾信史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門下提貔虎以振天威采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攄國憤
永爲宗社之休旣執訊以來歸宜酬勲於不次肆頒明命

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甘陳兼
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備師干之試旋
膺齊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每見多而益善昨屬時
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羣小窺朝元兇干紀旣罪人之未
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囚歸報遂
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爲之而卷袂凱歌一
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虛之渥視
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於爰田衍井腴於真賦併爲異
數用表元勲於戲見無禮於君爾旣殫於忠蓋歸飲至於
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

沮尚圖後效更揜前休

浮溪遺集卷之二 終

浮溪遺集卷之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遙拜道君皇帝表

伏以接千歲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
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
怡神冲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
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薦
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宸之猶賒鴻鴈雖賓莫致帛
書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賀赤烏白鵲表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
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中賀伏以鳥本陽精
鵲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大德適天時應在於金穰宜爾
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翯翯
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
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
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以成章
乃同時而薦祉徊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
莊子彫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
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

來儀之鳳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天命有歸將嗣興於景運人心胥悅咸暱就於至仁雖晬
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中謝伏念
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
之無人猥以庸虛叅其謀議旋屬虜情之變遽成天步之
艱二帝出郊旣蒙塵而不返九祧乏祀將攝裸以爲名所
宜引死以力爭顧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耻志則甚明蓋
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唯觀濟否之如
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

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
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誓伏歐刀敢煩司敗幸
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
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
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瓊趣駕未央之宮盛九賓之禮
以見羣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
之心臣旣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

謝除兼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兼侍講者視草禁嚴談經間燕膺
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

中謝常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
人而爲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
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
祖之英論道不忘於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於斲輪
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遴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
雖海岳深崇顧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不如農馬
之專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
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於采獲君恩馭幸乃

歲冒於遷除矧方抱於遺弓忍獨榮於載筆上還不獲退
省爲憂中謝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洽
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
而無愧祇緣誤國之相繼循致陟方而不還旣海隅皆服
於堯喪宜柱下一新於漢注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
帝陛下明發有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旣失於祀莫稽幸
商頌之復全以那爲首特懋存書之賞猥霑承學之臣敢
不仰奉殊私俯殫絲力哀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
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見其
人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開國
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之詔
就加五等之封臣中謝伏念臣積冒恩私浸踰分願昨投
閑於異縣蒙起廢於偏城久客還家方憩南飛之鵠通侯
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漉以惟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調眎萬類藩飾羣工屬宣宗之受釐罄寰
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胙鄉州宋人泝澣以得封望胡
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寵旣逮於子孫忠敢移
於生死臣無任

謝泉州到任表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於他國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於中州責重捫心恩深隕涕中謝伏念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踈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劔買牛老猶堪於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於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俗况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百粵之宜叅諸禹貢

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唯一人修不已之誠故四海睹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行曾閔於九重力奉姜任於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古今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葱蔥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遙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顏之喜

謝謫永州居住表

孱愚冒寵久依日月之光盈滿挺裁自處雷霆之下蒙聖
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中謝伏念
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於罷癯乃復浸成於老
諄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跼伏非
恃冕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
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盛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
公之論而臣靡思兢慎仰負函容併居井眉雖有措身之
地狐正丘首未知歸骨之期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承祧
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挺天人岐嶷
之資稟神聖徇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
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游震中潛某幸列宗枝
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
薦祉

浮溪遺集卷之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瑗因發
運司舉留令依舊在任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蘇遲別與
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
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
賞且罰而可以爲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遲赴官不肯
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
粗有勞效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

廷以士瑗爲是邪爲非邪若以爲是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爲非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耻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邪况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爲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啓僥倖之門臣以爲不罷士瑗恐人人効其所爲苟欲貪祿則肩耻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宜或且令蘇遲赴任斥去士瑗爲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宋晦落職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爲王革等係參酌元犯降等陞叙今來臣僚論到若全不叙復卽不霑登極赦恩可於遂官吏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旣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

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爲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爲慶刑而人不以爲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於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厲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於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也自崇寧以來紀綱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貲結權倖則權倖之親

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闒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厮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諄諄攘取公器如盜賊然考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縉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縉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人難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爲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旣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污清貴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邪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

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爲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旣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爲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旣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爲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強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旣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爲人

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吉甫管仲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爲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降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爲一等每等集爲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叙復而已又

有雖當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兇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竝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竝明降指揮孰爲當得孰爲當罷指定姓名鏤板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卽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爲陛下守此名器輔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竊憂之以爲中國困於腥膻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支吾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爲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

虜於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爲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但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爲窮蹙之狀以款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爲度夏計而陽爲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邪建康爲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爲巢穴則東西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

及此者否豈直以爲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旣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爲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爲策應此固陛下長筭也不知張俊果能爲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

齋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爲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奏論諸將無功狀

准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將來虜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戰據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令侍從官條具

外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臣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卽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夷狄強盛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凌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犬羊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

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俵俵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得而聞也擁重兵居間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格也然天下

之人猶以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真爲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强復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以致怨而去旣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

故人之侵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克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克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杜克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貲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遁逃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爲杜克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爲陛下拒敵之心也洎杜克力戰於前世忠王瓌卒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柎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

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烟韓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浙西爲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冑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

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
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爲如此不知何
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陛下言者豈以
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爲重而不敢言耳
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
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
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
陛下爲之主邪所謂爲民主者平后取民財力以養兵緩
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
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

一路罹其裁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裁今江淮
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前而無人
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爲江淮兩浙無疑矣
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幸也豈今日之謂哉
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
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
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
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自
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於上及用
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

降旨麾云候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温州是諸將旣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鬪猶懼不前况令人使遁邪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唯王瓌本隸杜克克敗於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趣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

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纛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旣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况此曹平時厭飫於虜掠之貲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能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邪今陛下

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將佐僚屬竝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以天

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虜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禦饑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修日曆奏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竝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府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

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

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年餘未嘗刑一無罪殺一無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於人心止緣奸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羗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

事曠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耳况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堙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殺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

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中史官不廢况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伏候勅旨

浮溪遺集卷之四

終

浮溪遺集卷之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云云右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劄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

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饑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羣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

作樂而已爲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

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捨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以不貸如此蓋

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胷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倚撫目前爲道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

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卽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旣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漣使人謂曰

公不奮命者當以漣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漣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漣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

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邪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爲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旣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

預謀彼旣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

爲可行便於已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
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
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
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叅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
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
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
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
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
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
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

取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
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
而見也胥吏坐門朝莫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
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
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
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
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
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
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
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

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思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

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

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浮溪遺集卷之五

終

浮溪遺集卷之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
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以爵祿必有輕天下之心於是
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
潁陽之高况其他哉士之所以自重如此亦非區區爲其
身謀也於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
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

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爲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遠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爲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公之徒晚從太子之招畫自安之策正國本於談笑而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爲得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旣物色求之而來高臥不朝帝爲親幸其館漠然不應譙三公若奴隸然望印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於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尚風節以功名爲不足道也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

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爲薄竟不食其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富春旣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爲嚴子陵瀨奉祀千餘年不衰今釣瀨并臺俱存而富之境析爲嚴州紹興七年吾友重翁令昇爲是州朞年政成乃爲堂於州治之左曰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高風以景慕先生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於其傍而求予文爲記令昇可謂能尚友千古矣令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爲人

故余論先生出處大槩以告令昇使併刻之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臯陶以刑事舜其後封於蓼云至春秋其國先亡以爲用刑之戒余獨以爲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卿相封侯累世孰謂臯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乏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遽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爲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踈樂易人也始

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處令輕重訊報爰書不以諉吏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罹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廡廢圍立屋數楹列美蔭於前爲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爲王制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禁而寒不得衣饑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喜怒行之幾何不挽弓自射乎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

君子母爲捨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可以樂此

清風堂記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四方之窮非人物都會土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負豪使氣爭爲長雄難於彈治故吏之宰婺源者往往畏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聲旣久而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足以宴樂卒歲無過客使者廚傳之勞足以安逸其人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苟幸而得平有終身不肯違法者故至而悉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二年叔孫元功之爲政也胷中涇渭甚明旣來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則

畧除煩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朞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於談笑之間於是昔之吏俗朋黨投隙抵巇爲鑿穴首鼠者旣已化而爲心膂股肱而椎埋剽輕武斷鄉里爲奔蜂乳虎者亦從而爲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刮磨果可以與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余聞而嘆曰天下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非深於理者不與焉今夫徜徉於萬物之表而人得之以滌煩解暑者惟清風爲然是故至人之所御隱君子之所賞騷人才子大夫之所樂政足樂也如使不善爲政者結意於繩墨之端置民於牛羊之地物我俱弊矣乃始絲棼而理之政之愈勞而

愈熾而其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愠之
 理而與民同快適之樂哉惟元功才有餘而不區區俗務
 之所營徒以從容無爲使斯民灑然以新釋然以喜而元
 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宜其所得清風爲尤
 多且吾邑雅多秀民安知無儒者作穆如之頌歌詠吾子
 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靖深君子也觀其命名之
 意足以知其爲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
 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

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
 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
 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謂
 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

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薙榛蕪

薙他計切
芟草也

揆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

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止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

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鈇鉏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

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岩袁家渴

渴音
渴

蕪江百家瀨

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

地唯黃谿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邪數所切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鉛鉅潭南澗朝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

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

燕音

烟燕公張說許公蘇頌

固不爲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

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

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夫直之爲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爲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撓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伏羗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

氣塞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爲類出於偶然不知蚤立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爲於時其立朝如史魚汲直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數以威怒臨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反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

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
覺莘老為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
九年丹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
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
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
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藻
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為一時奮取
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撫其實
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
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

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
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如剛亦不吐文正
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有不書紹興九年六
月新安汪藻記

浮溪遺集卷之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短長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蒸嘗之奉也苟爲無以承之祀從而墮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地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

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於今爲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爲終始也夫子之歿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爲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貊戎狄之國莫不知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子城東南隅經始於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爲壘舍徽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於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

儒操戈而逐之者也今道官佛刹圯於戎馬之餘纔幾日耳已紛然相望於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之命尸教于此反熟視不爲可愧也乃謀費於州人會州豪及浮圖氏有以其羸來獻者於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而郡丞韓仲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其事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於是人以程公爲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况出於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廡莫不爲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泮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邪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爲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穎士王昂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爲序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旬始彗于紫微簞簞棄道學門牡飛坐令此邦祀不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灌莽列爲飛薨京口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鋒鏑

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哉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右山輸秀於此爲邦生材以篤王祀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旣名爲僂人人罕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爲亭面愚溪之口有羣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乎余曰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

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爲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爲而不可玩哉余少迂踈狷介自知於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麋鹿之羣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於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羣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於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

書數卷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於胷中頽然不知天地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固宜然俛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於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余少時喜之壘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芃芃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蕤蕤然者若成人

之愿而欲進也其二過焉稽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於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於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播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菑畝之深淺於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災吾認認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

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歎曰善哉吾問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豈欺余哉長城周如愚闢便坐於其居之旁而求名於余蓋有志於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紹興戊午十一月新安汪藻記

鎮江府月觀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國家屏蔽尤重於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勝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爲騷人羈客區

區登覽之勢哉州治之西有樓焉竝城而出名曰千秋者考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繇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峯然孤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觀瞻於談笑之頃旣府寺間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皇於游息之地乃卽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歎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頽薨圯棟蕪沒於蒼烟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靄晴嵐煥翠復得於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鷺畢陳於尊俎之前如客得

歸如蒙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爲襟要其經理規摹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禽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之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

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
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人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
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姑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
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季
高曰可哉紹興八年十一月新安汪藻記

紫虛觀記

政和四年詔以婺源棲真觀爲紫虛觀初道士胡崇奉詣
闕言棲真觀有地於縣城西北隅五十步有籍于僞唐保
大五年婺源在重山複嶺間地勢深阻泉甘而土肥蓋數
州清淑之氣扶輿磅礴於此孕爲秀民溢爲環產故洞靈

巖在其東青蘿巖在其西不百里間而有福地二焉皆先
聖所宅其靈蹤秘跡往往發見動人耳目異時黃冠煉師
往來二巖者必以棲真爲歸今殿宇崇成椽楹之數旣皆
如令而官吏時稱壽祈年者又皆齋禱于此然名號尚仍
僭僞之舊曖昧不彰宜非聖朝所以興崇道術之意惟天
子留神甚幸疏奏因下有司考實如崇奉言卽賜以今名
詔書至觀者咸嘆息相與言曰惟釋老行於中國千有餘
年二家同以虛無淡泊爲宗同以熏修禳禱爲事而又同
爲吾儒拘於方者之所詬病然學佛者務爲枯槁寂滅絀
君臣父子之道一趨於空而後已故以治一身則有餘而

不足以治天下古之人君有行之者梁普通唐大曆是也
惟道家清淨無爲去羨而寡慾貴慈而務嗇施於治天下
有家給刑措和平簡易之功故黃帝用之爲五帝先下至
漢文景得其緒餘猶庶幾三代後世言治者皆莫能及美
計成效其優劣何如哉上方以齋心服刑之餘在宥天下
其紹隆真詮蓋親承帝訓故自臨御以來玉京金闕之真
徧於人間寶章瓊笈之文充於廣內以至高真上帝爲時
而出炳炳然奇祥異瑞盡南山之竹莫得而書也顧且訪
求天下名山顯位廢宮遺址凡像設所存雖遐方下邑一
言朝聞命書夕至將使仁壽之風被於海隅人人安其性

命如黃帝時視文景爲不足言則學道者於此時能以齋
潔自達於朝廷獲其寵名以歸焜耀一方垂之無窮如宗
奉者雖其志有可稱然非吾天子知治天下之本篤於好
尚亦安能至此則其得之豈不幸哉藻旣書其事於石退
復爲詩五章以廣上意而迎神之休使併刻之庶幾後人
知旦暮之遇如此世世奉承無怠其辭曰上清紫虛惟帝
庭混元居之朝百靈如何人間併典刑於穆天子與帝同
華胥姑射在胷中一言化此爲琳宮偉哉巖邑棲萬家溪
山灝氣清無華東西洞壑扁煙霞沈沈邃館興何年璇題
寶篆臨中天玉皇下顧從群仙至人出應羲軒期垂衣浩

却無窮時此名長如星斗垂

浮溪遺集卷之七終

浮溪遺集卷之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倫之情使千載之下
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
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
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
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楊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
之際爲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推
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

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
牆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
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乾祐間斯文幾
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宋極盛之時也於是魏國蘇公興于
時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
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
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
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
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
言於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

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
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
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
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
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爲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
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
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
制若干表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某與觀焉某少誦公文
以不獲拜公爲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
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二月十五日具位汪

藻記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唯春秋爲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爲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爲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爲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爲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爲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

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爲非弟子而以師說爲愚况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爲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

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爲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授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卽追冊温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交始錄以示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於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

江漢遺集 卷之八
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於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爲萬世法矣紹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書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爲秦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安撫淮南至秦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饑不能自存而汝

必得租爲民父母當如是乎秦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秦興令與焉且使交章薦之某爲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况交薦之幸哉公於是能舉直錯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
男藻書

浮溪遺集卷之八 終

浮溪遺集卷之九

碑

信州二堂碑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青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俾浚湟修戰鬪

具按蹊隧所通者一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浙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徧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繞信境數百里皆爲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戮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巘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爲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爲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旣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裨益歐人爲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

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僞統軍以獻因分其兵爲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虜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爲衢州君與王侯旣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於承平

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爲吏者方徂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爲異懦壽張爭爲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爲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爲四塞地使信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闕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笞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

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爲重則君之建立爲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於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旣二年而鏹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爲政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爲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徂于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螻蟻敢仇王師帝顧在列孰予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於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圉子其汝褒在列咸啓信爲偏城

日守臣愈實能弭兵唯昔首孽衆爲不聞曰此獠者吾疆
懼紛迺理隍壁迺選鋒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
引師環之一遇塵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方鄰國
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唯女子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
愈拜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
雲抄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間於憂虞
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爲父師母或去我玷於墊危士曰
君材維試之仇仇音勒十一也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
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爲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
私天子之慶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爲宗主百穀也霧雹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
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爲
陰陽戾盈縮也冰漸旣融潮未復也戢然干鯁尾啣屬也
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饑爲頻蹙也貔貅萬屯懼枵
腹也神寧惡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恩臨祠
奉牲玉也尚驅雲師貺霑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傳

郭永傳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爲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爲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爲動則繆爲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歛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爲常縣禱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雨立覆縣人刻碑記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

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迂永械致之府府爲并他縣追還於是府檄及部使者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母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爲自有令來無永比者旣去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決未吏有不能辦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錄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役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非壞目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曰安中不治且難制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

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爲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胡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於是歲大寒城池皆冰虜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

要檄永與帥杜克漕臣張益謙相倚角永得檄大喜卽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束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虜來歸虜亦畏之不敢動遠近晏然居亡何宗澤死克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曾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虜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虜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晝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爲備虜攻益急俘東平濟

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賊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虜以車發斷碑殘礎兩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虜曰城破始降何也雜然以永不從爲辭虜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阻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虜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乃自

爲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之永嗔目唾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虜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戟手怒罵不絕虜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虜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卽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者皆相向慟哭虜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卽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爲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揜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爲人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嗟咨獎成如不及

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克大慙靖康冬虜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於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爲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位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爲非所急士之精銳銷爽盡矣一旦爲虜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或甘心汚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殉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士夫而不爲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爲無人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戩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賊不屈無如永者故掇永平生行事著於篇有以見永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書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埽門拜塵幸一日之盼睐切以爲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旣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揜者何至爲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邪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跼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爲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峻門牆益

峻則非素侍於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絕意當世釋事權之櫻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並游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拙身伸道者從焉某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旣而款賢士之關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爲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某以疵賤之身莫能與也迺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

洋洋遺集 卷之九
喜幸以爲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
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邪然天下之理莫
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
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故以牖間半面而終身不
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某
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任也位之相懸有
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
取閣下之知邪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爲不足與夫半
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僞觀其容而識邪正
考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

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典謁而自託於無
能之辭以爲贄焉悚息俟命不宣

銘

態叔雅研銘

禹鑿餘韜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斷爲泓攜北南毛褚陳其
友三出瓌辭與古參

董天任研銘

圓其中蒼壁橈窳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輒爲臞仙零
寶唾

圖

卷之四